龙首文苑

2026 年 11 月 25 日　星期三　主编：赵命可

责编：秋川　美编：庞红梅　校对：梅莹　金苗
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6

文化艺術報

“遥远”的红军

○ 卫建宏

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对红军和长征的认知，全部来自课本、影视剧和党史学习资料。从小耳濡目染，我由衷相信，红军是为穷苦百姓谋福祉的队伍。从瑞金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到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被迫长征，血战湘江、四渡赤水、爬雪山、过草地、飞夺泸定桥、激战腊子口，三军会师会宁，以延安为中心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，凝聚起抗日救国的磅礴力量。

这些认知终究都是间接得来的。我一直渴望真切了解，当年红军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苦难、付出了怎样的牺牲。我没有机会参加诸如重走长征路之类的活动，也觉得这种浮光掠影的体验撞击灵魂的分量远远不够，所以更多的是在日常留意身边所有和红军相关的真实故事。

我们公司曾经有一位退休老领导，是临潼人，早年跟随刘志丹参加红军，在照金、荔园堡一带从事文艺宣传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响应号召投身三线建设，扎根澄合矿区，长期分管党务和青年工作。他为人耿直、敢闯敢干，工作热情很高，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煤炭事业。他晚年身患阿尔茨海默症，生活无法自理，心里却始终记挂着单位工作，时常念叨着要参加基层这样那样的会议。直至离世，他心心念念的都是工作，却极少向家人提起自己惊心动魄的红军岁月，后人对他的革命经历也知之甚少。

矿区李家河村的村口，立着一块“老红军李森故里”的石碑，所有上下班的职工都能看见。我曾经委托家在该村的同事，帮忙收集这位老红军的革命事迹，甚至还计划在适当的时候亲自去走访老红军的子孙后代。同事告诉我，老红军年过六旬的孙子，常年生活在李家河村，却对祖辈的革命过往一无所知。他辗转联系到在北京、太原工作的老红军的三个子女，得到的信息也寥寥无几，只知晓老人 1936 年参加革命，从事进步报刊编辑工作。

得知结果，我心里满是感慨与遗憾。老一辈红军为了家国大义，历经枪林弹雨、饱经磨难牺牲，拼来了革命胜利。可岁月流转之后，就连他们的至亲后代，都不了解他们的奋斗与付出。如今的我们，大多只知道红军、长征这两个名词，却不知道名词背后，是无数少年的坚守、无数无名者的牺牲、无数绝境中的抗争。英雄变成了抽象符号，苦难变成了书本文字，我们缺少最基本的了解与敬畏，这无疑是红色传承的缺憾。

近期央视播出的《伟大的长征》，让我感触颇深。剧中刻画的苗族小战士“云贵川”，真实还原了无数无名红军的模样。他年仅十六七岁，自幼跟随爷爷上山采药为生，练就一身攀岩绝技。作为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之一，他冲锋在前、不畏牺牲。激战腊子口时，绝壁天险阻断前进之路，他手持带铁钩的长竹竿，孤身攀上悬崖峭壁，放下绑腿结成的绳索接应战友，又捆绑手榴弹俯冲爆破，一举摧毁敌人碉堡，为部队打通了前进通道。

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少年英雄，没有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、籍贯故里。腊子口战役过后，他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没有留下影像，没有留下生平，甚至没有留下完整的记载，就这样把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。

九十载岁月流转，长征的硝烟早已散尽，雪山草地的苦难离我们越来越远。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，没有饥寒绝境，我们不用再经历先辈的生死考验。但最让人忧心的是，很多人只熟知长征精神的概念，却看不到精神背后沉甸甸的苦难与牺牲。

红军战士用血肉之躯、坚定信仰、无畏坚守，拼出了革命胜利，换来了山河无恙。如果我们只铭记概念、漠视过往苦难，只传颂口号而缺失敬畏之心，长征精神就会变成空洞的文字，红色血脉就难以真正代代相传。

新时代的长征路，没有战火纷飞，却同样充满挑战。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，我们唯有读懂红军的苦难、敬畏无名者的牺牲、传承不屈的信仰，把长征精神融入岗位、融入实干，以初心守本心、以坚韧破难题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，让红色精神真正生生不息、薪火永续。

手帕

○ 杨志勇

前几日和家人闲聊，我随口提醒了一句：“现在把餐巾纸用得太费了，以后要注意节约。”妻子听了笑着回我：“如今都什么年代了，不用餐巾纸，难道还要退回用手帕的时代？”

妻子的话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的陕南乡村。那个时候，刚刚兴起用卫生纸不久，一般只在如厕、女人们在生理期时才舍得用，极少数家境宽裕的人家，才会拿来擦嘴。对寻常百姓而言，手帕依然是人们生活里用来擦嘴、擦汗最实用的随身物品。

自从我记事以来，在我们陕南乡下，手帕并不是新鲜的玩意儿，家里老小人人都有自己的手帕，大小不一、面料各异，有土布做的，有从商店买来的细布做的，还有涤纶、人造丝等各种面料。小孩子的手帕常常会被大人用一枚小别针别在胸前，一则怕弄丢弄脏，二则用来随手擦鼻涕方便。手帕在夏天换洗得勤，随洗随晾干；冬天夜里洗了，搭在炉火边烘干。逢年过节走亲戚，手帕还能当小毛巾，擦脸净手。

看似普通的一方小手帕，被乡下人用到了极致。常见在田间劳作的人，把手帕的四个角挽成小疙瘩，扣在头顶或者遮阳防晒，或者防风防冻。劳作累了，随手铺在地上坐下避免弄脏衣服。邻家的老太婆常年在头上搭着一方手帕，厨房里忙活防烟尘，从田园劳作归来时手帕常变成了绳子，捆了一把新鲜的小蒜带回家，一年四季不离身。走娘家或走女儿家时，不想空着手，就取下头上的手帕，包上几颗核桃，或者几个鸡蛋，或者一包点心，或者一包红糖，带去探望娘家父母或操心侄孙外孙等后辈。

家里的曾祖父也有几方手帕，用旧的手帕舍不得丢，便成了他藏私房零钱的“小宝库”。平日里卖鸡蛋积攒的零钱，被他包在手帕里，裹得严严实实，压在箱底。需要购买食盐、火柴等日用品时，才见他从箱子里拿出来，慢慢地打开，其小心翼翼的动作像是在徐徐展开一幅珍贵的古画。

手帕除了在生活中的应用外，还有两个最神圣之处。一则是村里富裕人家的老人去世了，收殓时会在其脸上覆盖一方丝绸做的白手帕，那是给予逝者最后的一次奢侈的体面；二则是在演戏时，常有女演员一边扭着身子迈着碎步，一边在手上舞动着绵软丝滑的手帕，其妩媚动人的姿态，撩拨人的心神。

我从小学到中学也用过不少手帕，大多是白底、蓝底的，上面印着各式简单的花草或几何图案，有涤棉混纺的，也有人造丝面料的。上小学那会儿，经常用它包裹烤红薯、锅盔馍，偶尔还用它包裹捡来的小石子，拿回家做娱乐的棋子。初中那会儿，一度经常患眼疾，手帕成了擦拭眼角屎的最佳物品。相比男同学的手帕，女同学的手帕就大不一样了，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，图案精致、颜色鲜亮，她们每次从裤兜里掏出来，总能让人闻见一股淡淡的皂角清香。

如今，随处可见的卫生纸、餐巾纸，在当年的乡下，是妥妥的“新鲜事物”，还一度被人诟病。最开始有人用纸擦嘴，村里人都觉得矫情、“假讲究”。在老一辈的观念里，纸是花钱买来的，拿来擦嘴纯属浪费，是败家的行径。

当年还流传过一个笑话。村里一户富裕人家，要给儿子娶媳妇，掌柜的听说城里人席面上都摆餐巾纸，显得体面阔气，他也想把喜宴办得洋气些。可他从没见过餐巾纸，更不知其名字，只知道是吃饭擦嘴用的。他专程来到镇上供销社，跟女售货员说：“给我拿十几包卫生巾！”售货员疑惑地拿给他，他看后连忙摆手：“不是这个，是吃饭擦嘴用的卫生巾！”售货员愣了半天，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餐巾纸。这件趣事，很快传遍乡里，成了当地人津津乐道、流传多年的笑话。

至今记得一件趣事。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，有一年过春节，带着六七岁的小弟弟去亲戚家拜年。吃完饭，弟弟像在家里的样子，张口就问舅娘要卫生纸。舅娘以为他要上厕所，赶紧递了过去，没想到小家伙接过纸，一遍又一遍擦嘴。当时，这一幕逗得满屋子人哈哈大笑。大家一边笑一边打趣：“这娃太讲究了，以后长大了，怕是咱们农村容不下哟！”

我在乡镇工作期间，用了好几年的手帕。那时候，还没有出现餐巾纸，下乡走村串户，手帕和公文包、保温杯或玻璃茶杯一样，是基层干部的标配和随身必备物品。尴尬的是，有时候清洗过后，无法及时晾干，就只能揣在裤兜里，常常将衣服浸得一片潮湿。

不知从哪一天起，卫生纸、餐巾纸彻底走进了所有人的生活，完全取代了陪伴多少代人的手帕。我早已记不清，自己的最后一方手帕，是何时又是怎么遗失的。在我的生活里，大概在新世纪之初，无论农村，还是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再也没有见过谁随身携带或使用手帕了。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郑钦文之凤凰涅槃（1）

○ 墨耘

当 2026 年 10 月 11 日晚上中网决赛最后一分，郑钦文以一记再见 ACE 一锤定音时，全场沸腾了！这是中网 20 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、首位外卡冠军，也是一个关于坚持、毅力、勇气、突破的励志传奇。回想起来，仍让人心潮澎湃，感奋不已。

回顾郑钦文自 2025 年 7 月因肘伤做手术到中网登顶跌宕起伏的经历，恰如一场浴火重生的蜕变。2026 赛季，郑钦文历经伤病蛰伏、赛场低谷，于美网绝境逆袭，直至中网主场加冕，让我想起了贝叶斯原理。这个原理虽然是由数学家提出的，但它在社会生活中有广泛的指导意义，简单说来就是带着已有经验（先验判断）作为起点，不把它当成定论；每当获取新的事实、新的证据，就据此（后验分析）修正原先的预判，持续更新对事物的判断。它不追求一次性得出绝对答案，而是一个动态迭代的认知过程。贝叶斯原理可引申出指导性的四种思维：成长思维视先验为可优化的起点，不固化认知；动态思维要求信念随新证据实时调整，拒绝静止；迭代思维通过每次更新逐步逼近更优解，不求一步到位；循环思维让后验自动成为下一次更新的先验，形成周而复始的认知闭环。四者合一，构成一个永不闭合却层层递进的进化螺旋。

美网至中网期间，郑钦文的四句赤诚箴言，生动诠释了贝叶斯原理的真谛。

扬州杂记

○ 梁新会

盐商名园

个园以竹得名，绝妙之处，便是叠石成山，造出四季景致。春笋破土、夏荷临水、秋枫染石、冬雪凝岩，足不出园，便可赏遍春夏秋冬。造园主人黄至筠，身为红顶儒商，苦心孤诣营建此园，早已不只是为了安家栖身，而是在一丘一壑间体悟时光流转，在庭院方寸天地参悟生命的起落与岁月更迭。

何园则是另一番气象，镌刻着晚清民初的时代印记，融传统古韵与近代格局为一体。全园复廊曲折连接，晴可遮阳，雨可避水，实用美观。江浙出文人，世家大族向来重视子弟课业，不惜重金修建书房。两个园子的书房，处处藏着育人的巧思：个园的丛书楼藏书万卷，匾额上的“勤博”二字故意缺笔，警示后人治学不可懈怠；楼内不设阶梯，唯有屋后假山石阶可供通行，暗喻“书山有路勤为径”。何园的公子读书楼建于园子东北角，清幽僻静，陈设简陋，墙上悬挂有科举捷报与何氏家训，地面铺着水波纹鹅卵石，寓意“学海无涯苦作舟”，时刻勉励子弟要潜心苦读。

书香浸润童年门第，人才代代辈出。黄家孕育了经学大儒、文坛名士；何家更是人才济济，祖孙两代翰林、父女画家、姐弟院士。何家曾孙何祚庥是两弹一星功臣，名扬华夏。

个园寄情四时，何园啸傲烟霞。古人用心构筑一屋一院，实则是以热忱之心拥抱烟火人间。百年风雨更迭，古宅依旧完好，后人代代守护古建遗存，亦是守住一股文脉与满腔热爱。

文昌中路

我们下榻的翠湖宾馆坐落于文昌中路，这条十里长街被扬州人称作“从古看到今”的时光长廊。街心立着一座小巧古朴的唐代石塔，不远处伫立着一棵一千五百余年的古银杏，旁边另有一株五百年的银杏与之两两相望。十字路口的文昌阁精巧别致，形制酷似北京天坛，阁下原有石桥流水，岁月变迁，河道早已被填平，化作通衢大道。

翠湖宾馆原是清代盐商私家园林，亭台楼阁，古香古色，清幽雅致。这里还是 1958 年淮扬菜第一所烹饪中专的旧址，是近代淮扬菜系统化教学的发端之地。主人将接风宴安排在此，足见其用心良苦。一席地道的淮扬菜，令人赞不绝口：高汤刀工乃是相互激发，调味佐料并非喧宾夺主，大厨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唤醒食材本身的鲜香。

宴席散后，我们缓步走进一墙之隔的仁丰里古巷。街巷完整保留着唐代里坊建制，夜景静谧安然，灯光昏黄。住户家家门前养花种草，错落有致，窗景如画，妙趣横生。花草以凌霄、藤萝、翠竹居多；小店以书屋、读书会所、非遗居多。漫步其中，才真切体会到，扬州人把对美好雅致的追求，揉进了一窗一景的普通器物，融入了三餐四季的寻常日子，藏在了草木晨昏的市井烟火中。

淮扬珍馐

此行的正餐大都安排在翠湖宾馆，顿顿新意不断，餐餐都有惊喜。仅有两顿半例外。

一日傍晚，我们移步富春茶社小酌，菜品雅致精巧，茶水清润甘醇。席间相谈甚欢，陈教授微醺之际，端起酒杯，即兴吟诵了新作《一共有七滴》的节选，获得满堂喝彩。穆主席意犹未尽，索来全篇，深情诵读，四座为之动容。陈教授心怀感念，起身献唱英文歌曲《答案在风中飘》，一句“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的人”，让人醍醐灌顶。陈教授是高邮作家周荣池的恩师，曾远赴英伦求学，诗文修养深厚。次日他要出席一场诗歌研讨会，若非要去机场接待贵宾，想必他还会为我们演唱更多的经典曲目。临别之际，陈教授反复说着一句话：“相聚是缘，一顿饭总要留下些什么。”我仔细品咂，不由得鼻头发酸。

翌日清晨，我们应邀前往冶春享用早茶。酒楼依运河而建，古朴典雅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主人殷勤周到，温文尔雅，谈吐不俗，是典型的江南文人。桌上各色茶点玲珑精致，一碟一盒皆有画意；各式包子鲜而不腻，一笼一屉雅而有味。茶至半酣，来了一男一女，临窗落座：女子素雅旗袍，盘发淡妆，怀抱琵琶；男子长衫马褂，立领对襟，手持三弦。指尖轻弄慢捻，宛转动听的扬州清曲便如流水缓缓响起。

运河清波、水乡早茶、丝竹雅乐与满堂宾客融为一体，让我心生感慨：世间珍馐万千，能踏踏实实享用这样一顿冶春早茶，足以慰藉平生。

下午，参观了大运河博物馆与朱自清故居，逛了一圈皮市街，一行人有点疲累，便寻到藕香茶馆小憩。这座茶馆昔日也是盐商宅院，院落舒朗开阔，适合静坐发呆。此番只品茗没用正餐，算作半顿。

当晚，我们去了高邮，在周荣池老师的老家南角墩大吃了一顿河鲜野味。如果说扬州淮扬菜鲜活细腻像雅致美好的白娘子，那么高邮水乡风味菜就是灵动率性的小青。